

平原戲劇叢書之九

骨肉親

王林 傅鐸 合編



聯

平原省

華北新華書店冀中總分店印行

平原戲劇叢書之九

骨 肉 親

王 林、傅 鐸 合編

(實事梆子戲)



3 0607 8836 5

華北新華書店冀中總分店印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再版

854.43-

113-3

2

骨肉親 (幼子戲)-

時間：一九四七年春。

地點：冀中冀九分區冀縣縣村。

人物：劉德銘：隊列員，廿多歲，

張秀峯：通信員，廿多歲。

團長：卅八歲。

主任：卅八歲。

通信員一人，幹衛員二人。

衛隊一，衛隊二。

董鳳舞：年廿多歲。

民兵：甲、乙、丙、丁。

村長

董老敬：董鳳舞之父親。

董母：鳳舞之母。

董姐：鳳舞之姐。

董妻：鳳舞之妻。

村民：甲、乙、丙、丁、戊、己……多人。

老主：村民王大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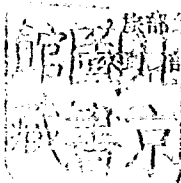
農會主任，孟老太太，楊老太太……多人。

第一場

通信員（上二幕前繞場唱尖板）通信員劉占山，各樣工作都佔先

族部命令拿在手，分頭通知各團，正行之間用目看，

部大門前。（開二幕，團長，張主任，坐在團部，



809545

正在研究情況。)

(白)報告。

團長：進來，(通信員進，交信給團長，團長接信，退度蓋章，交通員，通信員下，團長看信，)頑軍進攻勝芳，叫我們三天以內增援上去，(將命令交給張主任)政委怎麼還不回來呀，(去看地圖)勝芳縣這裡有四百多里，三天路上趕到，還得立刻參加戰鬥。

主任：命令這樣緊，情況一定很緊張，要來三天的強行軍，我們須要好好的動員一下，號召大家在行軍中，功，在戰鬥中立功。

團長：對！特別在擁政愛民羣衆紀律上，應強調的提出。

主任：嗯！我準備一下吧。

團長：對！(喊)值班員！劉德銘。

德銘：(內應上場唱二板)忽聽團長一聲喚，劉德銘上前問根源。
(進門)有什麼事團長？

團長：咱們又要打仗了，立功的機會又到啦。

德銘：打哪去？

團長：敵人進攻勝芳，讓我們三天增援上去，你馬上通知各營，半點內集合好，馬上出發，今天的方向是東北，(指地圖)在這個村宿營，你把詳細路綫抄一下。

德銘：(抄路綫)今天宿營離這裡有一百多里地。

團長：嗯！三天都是這樣，任務很緊，第三天還要準備參加戰鬥，這就要發揚野戰部隊的堅苦作風呀。

德銘：好，我馬上去下通知。

團長：我們這是第一次在冀中打仗，一定要打勝仗，打勝仗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保證行軍的勝利，一定在指定的時間內到達目的地，在指定的時間內打仗，(看錶)現在是三點四十分，四點十分全團部隊在村裏集合好，由張主任作行軍動

員，馬上出發，明白了吧？

德銘：明白啦。

團長：好，執行命令吧。

德銘：（對錶）一營當前衛吧。

團長：可以。（對德銘要下）

主任：劉德銘同志，我給你談一個問題，要堅決完成行軍任務，但在完成任務中，還須要注意一個問題，要尊重地方政權，愛護老百姓，你過去在這一點上注意的不够，任務是完成了，但裡面存在著很多缺點，例如打罵老百姓，對地方政權不尊重……等等，這都是革命軍人不應有的現象。

德銘：我也不願給老百姓們發火，鬧態度啦！可是你遇著那落後的老百姓了啦，真氣死人，打着罵著還好辦事。

主任：那就是軍閥主義，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是人民的兒子，兒子能够打罵父母嗎，這就是不孝的兒子了。

德銘：主任說的很對，遇上那落後的老百姓了啦，非發火不行。

主任：要好好的說服教育，特別是我們第一次到冀中來，這個問題更應當注意，你要好好的記住。

德銘：（應）是。（下）

警衛員：（上場）旅部來電話，要馬上出發。

團長：好，把地圖摘下來。

（警衛員摘下地圖，團長、主任拾掇東西，迅速的下場）

第 二 場

（劉德銘、張秀峯同嚮導上二板）

德銘：命令下來如山倒，

秀峯：時間不能錯過。

德銘：行動如飛神八路，

秀峯：不怕吃苦肯受勞。

德銘：要爲人民立大功。

秀峯：戰場之上選英豪。

（擲彈走的腳疼了，跪地上拾掇鞋。）

擲彈一：同志我這腳快磨泡哇。

德銘：看你還沒出息勁，俺們一竄走一百里也不磨泡，你才帶沒

有二十里地，腳又要磨泡哇，真雞巴麻煩。

擲彈一：到前邊再找一個人吧，前邊我道不難纏。

德銘：前邊再說，快走。

（還在拾掇鞋）

德銘：（等急了）快走吧，我的爹，怎麼這麼麻煩。

擲彈一：同志別着急，我不是不走，這腳痛，鞋小。

德銘：鞋小光腳板走，快著！（氣）

擲彈一：同志，你別鬧彊噱。

德銘：這是好的，就慢了行軍，你負責任哪，（又推又打）走，

走。（擲彈逃跑下）

秀峯：擲彈跑啦，劉參謀。

德銘：（生氣）爲什麼叫他跑了哇，（喊）老鄉，老鄉！

秀峯：那有什麼法子，天這麼黑，他一扭就跑了。

德銘：天這麼黑，路又不熟，沒有擲彈怎麼行軍哪，扁鵲巴老百
姓真落後。

（部隊已經停下來）

戰士：怎麼不走哇？劉參謀。

德銘：擲彈跑啦，走個雞巴呀。

戰士：你們是幹什麼吃的？哼，白穿吊兜衣裳。（背後議論）

德銘：是誰講的，（打官腔）怎麼這樣的自由主義。

秀峯：曾長還說冀中是模範抗日根據地呢，鬧半天老百姓也還落後。

德銘：那的老百姓也是落後，要不落後早當了八路軍囉。

團長：（急上）怎麼搞的，為什麼不走囉？

德銘：報告團長，嚮導跑了。

團長：唉！任務這樣緊，怎麼讓嚮導跑了呢？這真是馬馬糊糊，快到目前邊村裡再找一個吧。

德銘：（對秀峯）走。（二人下）

團長：（對後邊的部隊）部隊繼續前進。（部隊過場）

（劉德銘、張秀峯上唱二板）

德銘：命令壓來任務重；

秀峯：就誤行軍怎能行。

德銘：快到目前邊找嚮導；

秀峯：邁開大步不稍停。

德銘：轉彎拐角來的快；

秀峯：忽聽前面有人聲。

德銘：（白）前面街上不是一個人嗎？快去抓他。（二人急下）

董鳳舞：（上場唱二板）閒談不覺到三更，大樽以上冷冷清清，趕快回家去睡覺，時間不早快天明。（往下走，張秀峯、劉德銘上場）

秀峯：（上去把董鳳舞抓住）老鄉！

鳳舞：（驚）這是幹什麼？

秀峯：老鄉，給俺們帶道。

鳳舞：你找村公所給你們派人吧，我不行，我有病。

秀峯：老鄉，俺們任務緊，等不及，你們村這麼大，你們找半天村公所，就誤道。辛苦你一下吧。

鳳舞：不行，我道不熟，我還有病。

秀峯：你這麼犟小夥，有什麼病啊。

德銘：（早氣穩了）走，讓他帶道走，給雞巴老狗說到什麼時候也有菜田，真滑頭。

秀峯：走。

鳳舞：送到那村頭。

德銘：大百尺。

鳳舞：大百尺，這麼遠哪。

德銘：（打了鳳舞一拳）你騎雞巴什麼，走。

鳳舞：同志，打人哪。

秀峯：老鄉，俺們任務很緊。

德銘：叫他快着走，那有雞巴閒工夫給他上政治課。

鳳舞：同志，我不是不去，我還是青會幹部呢，我還有病。

德銘：你是幹部，更應當起模範作用啦，走。

鳳舞：我去給你找一個人去。（想跑，被張秀峯抓回去）

德銘：你別挑皮，你挑皮我帶你三天三宿也不放你回來。

鳳舞：（轉場，趁其不防偷着逃走，下）。

秀峯：劉參謀，衛導又跑咧。

德銘：日他媽，拿槍打他。

（秀峯開槍打鳳舞）

德銘：不回來，還打！

秀峯：（又打了一槍）早跑的看不見影兒。

德銘：翼中老百姓胆兒大，打槍都不怕。（對秀峯）你也是個廢物，（踢秀峯一脚）剛抓來的衛導你又讓他跑了。

警衛員：（上）劉參謀，團長讓你快着走。

德銘：衛導又跑囉，走個雞巴呀。

警衛員：團長的命令。（又回去）

秀峯：那邊是一個人，老鄉，老鄉。

德銘：喊什麼，（踢一踢）快去抓呀。

秀峯：（下，帶衛導二上）老鄉，給俺們帶帶路。

衛導二：領進哇，行！行！這好說呀，那去吧？

德銘：大百尺。

衛導二：大百尺，這道我可熟，我姥姥家就是那村。

秀峯：這個人不錯。

德銘：別聽他的，掌握緊點，再晚了可不行。

衛導二：你說的，堅持「五一」我還是堡戶呢。

德銘：快走吧，別聽雞巴「唆遠」噠。

衛導二：（熱情的）端水喝吧，同志們！

德銘：你看隊伍來啦，那還有空喝水呀，快走吧。

衛導二：（看見隊伍已到）走，咱們是那部份哪。

德銘：你問雞巴這個幹什麼呀，八路軍嘛。（同下）

（部隊過場中，團長急上）

團長：那打槍來着？

戰士：前邊。（團長急追下，部隊過場）

第 三 場

（鳳舞重傷，滾爬出來，倒地而死，民兵甲上場）

民兵甲：那放槍呢？（見死屍，驚，又跪下）

（在內）快來人嘍，這打死人了！還打死人了！

（在內）那裡，快去看看。

（民兵甲、乙、丙、丁上場）

民兵甲：這不是。

乙：這是剛才隊伍上打死的，我剛出門聽見嘯來着。

團長：（在內）老鄉們，你們那兒打槍來呀？

民兵甲：是你們自己打的，還打死人了呢。

團長：（在內）打死了個什麼人？

民甲：看不清。

團長：何衣的，軍服呢？

民甲：便衣。

團長：（上鄰）那兒呢？

民甲：（指死屍）這不是。

團長：（看了又看）你們認識嗎？

民甲：混身淨血，看不清楚。

團長：你們還有幹部沒有？

民甲：沒有，俺們是民兵。

團長：勞你駕，回頭告訴村長說一下，先把死人埋起來，花多少錢我們負責任，我趕快趕上隊伍，調查一下，這是個幹什麼的。

民甲：行！行！行！你走吧。

團長：幹衛員，你快趕上隊伍，告訴張主任，看是誰打的槍，趕快把打槍的人扣起來。

幹衛員：是。（急下）

團長：很對不起，我們還要執行戰鬥任務，你們多費心吧，明天我們派人回來，處理這個問題。

民甲：走吧，走吧，沒什麼。

（團長下場）

民甲：去找村長去。（下）

乙：這許是個特務，他想逃走，就開槍打死他啦。

丙：那麼趕快把他抬出去吧，別讓他躲着咱們這村子啦。

丁：不一定是特務吧，你看沒有烟膏。

乙：八路軍寬大政策呀。

丁：特務還算大呀。

丙：反正這人還不了，你看這他穿鼓打扮像本地人。

乙：別是叫的領道的，他跑給打死啦。

丙：八路軍罵人都不許，可怎麼會開槍打死呢？

（民甲持着小燈籠，後跟村長上場）

村長：在那兒？

民甲：在這兒。

民衆：村長來啦。

村長：（看了看）你們認識不認識？

民乙：看了半天，看不出來。

村長：拿燈籠照一下。（照死屍）

民甲：啊呀！怎麼像咱們村裡鳳舞哇，

乙：可就是像他，

民丙：對！剛才隊伍上要他帶道，他準是跑來。

丁：不會，老敬爺他們那些老好子勁，不會有這個「恨腔」，

甲：什麼報應不報應，你真迷信，那槍子還有眼。

村長：快去叫老敬爺來看齊吧。

民乙：我去叫他去。（跑下）

村長：這是那來的這麼一部份隊伍哇，怎麼紀律這樣壞。

民甲：不像是咱們分區的隊伍，說話聽不清楚，不像本地人。

丙：走的可快啦，看督命令可緊啦，小跑。

村長：他們知道打死人了嗎？

甲：知道，剛才有一個當官的說，明天來人處理問題。

村長：這可是個問題！

（老敬爺和民乙上場）

民丁：老敬爺，快來吧，鳳舞打死啦。

老敬：真的，準是他呀，（看死屍）鳳舞，鳳舞……唉！（唱）

一見我兒死道旁，怎不叫人心悲傷，什麼人開槍打死你，
兒呀兒呀象一命亡。

村長：老敬叔，別難過頭，恐怕隊伍上也不準是故意的，也該着

隨家領錢。

老敬：俺鳳舞是老好子人哪，怎麼會惹着了他們呢？

民甲：剛才隊伍上讓他帶道，他還是跑來着。

老敬：當得導他不該跑，可是因為跑就把他打死呀！

民丁：這麼一來，以後沒有人敢當嚮導啦。

丙：這真不像八路軍幹的事。

村長：算啦，老敬叔，別鬧過啦。先把他抬的家去，等着明天部隊回來人再說吧。

老敬：唉！真是想不到的事，（對鳳舞）讓你當個嚮導你可跑什麼，日本在這的時候，打你罵你你都不嫌，八路軍叫你當個嚮導你可跑什麼，唉！什麼世道說，命不濟。

老婆：（急上）怎麼鳳舞讓人家打死啦，鳳舞，鳳舞。（撲倒在地）

（唱）

一見我兒喪了命，不由老娘痛傷情。

我哭一聲鳳舞兒噯，哭一聲兒噯，罷了，難見面的兒噯。

越哭越難受，一家老小誰照應。

不如一死尋短見，我跟鳳舞到陰城。

村長：孀子，孀子，別這個樣，想開一點吧，你再一死家裡老老小小怎麼着過。以後有什麼困難村裡幫着你解決。

老婆：俺鳳舞活了這麼大，可沒給人打過架吵過嘴呀。

村長：別說這個啦，隊伍上也不是故意的，先家去吧，黑更半夜的別上街上啦。

老婆：不，我不回去，家去了看見了大人孩子的也是首受。

老敬：先家去吧，在大街上這算是幹什麼的。

民兵衆：走吧，來用人抬的家去吧。

（衆抬鳳舞下，村長扶着老婆下場）

第一回

德銘：（上唱二板）今天行軍行程遠。

秀峯：（唱二板）完成了任務心喜歡。

德銘：小張，先坐下歇會，（掏煙）小張給你個煙吸。（二人與
（頓）]

秀峯：今個走的單有一百好幾十里，還是個小路。

德銘：任務緊的很，明天還是一百多，要不道上那兩個探導出毛病，早到啦，我告訴你小張，對待老百姓，就硬拿硬放，光說好的他們不聽，像那一套，打着罵着好得嘛，一般的說，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落後。

秀峯：打着罵着，首長不批評呢？

德銘：首長，首長又不作具體工作，他光知道說服教育，動員解圍，那不管用，老百姓沒有那麼高的政治水平，你看剛才打着罵着還跑呢，不打不罵早他媽飛咧。

秀峯：唉！劉參謀，剛才把那個人打着了沒有？

德銘：誰知道，打着就打著，偏讓他跑來呀，剛才就是沒把他抓回來，要是抓回來，我非把他打一個丫的不行，真氣死人。（吸煙）小張跑馬子去把。

秀峯：（立起來到一邊觀門）老鄉，老鄉！

德銘：找間好的。

秀峯：（叫門）老大伯，老大伯。（不響）！

德銘：大夥，開門。

秀峯：老大爺，大娘。……

德銘：（紅）你看，這還老得真落後，叫半天也不開門！我的！
（立起來到門前，用頭叩門）老鄉……

(張主任帶兩個警衛員上場)

主任：誰？

德銘：我（見主任）張主任。

主任：你們兩個在道上誰打槍來呀？

德銘：沒人打槍。

主任：沒人打？別撒謊，你們把樹導打死啦。

德銘：誰說？

主任：誰說，團長親眼看見你們打死的那樹導啦，尖兵們說是你們兩打的，你們誰打的？

(二人不語，德銘看看秀峯，秀峯偷看德銘，誰也不敢說出。)

主任：誰打的，怎麼不說話呀？

秀峯：報告主任，是劉參謀下的命令，我開槍打的。

德銘：報告主任，讓他帶道，他隨我讓小張開槍吓唬他一下。

主任：你們不想要腦袋嘍，出發的時候怎麼告訴你的。

德銘：任務很緊，讓他帶帶道，他逃跑。

主任：你給他說好話呀，動員脫服哇。

德銘：我覺着首長們不作具體工作，不知道具體工作的困難。

主任：什麼不作具體工作，我是個戰士出身，遇到困難要比你多！同志，這是個思想問題，你認為有槍桿子在手，你就可以發野蠻！假如這個樹導是你的父親，是你的哥哥，你也要打他呀，這是地主、剝削階級，壓在人民頭上的思想，（對警衛員）警衛員，把他們綁上！（警衛員要綁劉、張）

德銘：報告主任，我覺着一個巴掌拍不響，讓他當樹導，他不該跑。

主任：打死人了，還有理嗎，你自己就不檢討檢討哇，不管任務多麼緊，打死人是犯法的，警衛員綁上！

「(警衛員上去綁劉)！」

德銘：報告主任。(想辯理)

主任：(怒)住嘴，執行命令。

(警衛員二人將劉德銘、張秀峯的槍下了，綁上)

主任：找間房子把他們押起來。團長回來就說我到旅部去了，請示這個問題，看看如何處理。

警衛員：是，(主任下)

警衛員：走吧！劉參謀。

德銘：沒關係，到了那說那，好漢子做事好漢子當。(下)

第五場

團長：(上唱二板)昨晚行軍太不幸，沒想到出了大事情。

〔(白)想不到的事會發生，本得到蘇中來打幾個漂亮仗，誰知道第二天行軍就出了人命大事。唉！張主任氣身去旅部請示這個問題如何處理去了。〕

主任：(上唱散板)

劉德銘來劉德銘，殺死人命罪非輕，上級那爲了整軍紀，這命令下來處死刑。(進門)

團長：回來囉，怎麼樣？

主任：上級爲了嚴明軍紀，決定主犯劉德銘在聚事村莊槍決，從犯張秀峯陪綁後判處徒刑，這是旅部的命令。(給團長)

團長：(看命令，心裡又難過，又憤恨，難過的是劉德銘一貫的工作積極，年輕豪爽，憤恨他殺人之罪難以饒過)平日批評教育置之不理，軍閥主義一貫的發展，一直發展到這種地步，唉！

主任：很可惜的一個幹部，工作積極戰鬥勇敢，可恨他一身軍閥殘餘，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唉！

團長：（唱）戰場上同生死，人情也有說。老戰友老同志，誰能不愛惜？擔憂月復幾年紀，怎能够破壞軍民關係！上級爲了照顧大局，這樣處理有道理。

主任：（接唱）

恨只恨他的罪惡深，愛又愛他多年的功勞高。只可惜軍閥殘餘實在大，過去的功勞一筆消。

團長：功勞苦勞是有的，可是他的錯誤要使我們整個軍民關係受到影響，這是我們在整個軍民團結的一個尾巴，要蒙明軍紀，要加強軍民團結，就與忍痛將這尾巴割掉。

主任：嗯！上級也是這個精神，我在旅部見到政委，他告訴我們，不要因爲劉德銘的死過於哀傷，與其現在流淚，不如平時對幹部戰士多加強思想教育。

團長：這個意見我很同意，通過這個事情，不但教育了劉德銘的軍閥殘餘，也教育了我們的官僚主義，過去我們沒有抓緊對劉德銘思想教育，使他一犯再犯，一直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我們也應該受到批評的。

主任：我很同意你的意見，假如劉德銘今天不出這層嚴重的問題，我們還不會有這樣的檢討。

團長：政委不在家，我看你去執行這個命令吧，我帶隊伍增援上去打幾個漂亮仗，也好在人民面前洗刷一些罪過。

主任：好吧。

團長：警衛員（外應）把犯人劉德銘、張秀峯帶來。（外應）（對主任）命令是非常嚴格，要堅決執行命令。

（劉德銘、張秀峯上，後跟幾個戰士）

德銘：（唱）五花大綁進禁閉，到如今成了犯罪的人。

團長：你們自己檢討了沒有。

德銘：（有些不接受意見似的）我還有什麼可檢討的，犯了錯誤上級會寬恕吧。

團長：恩！到了現在你還英雄主義過這關大嗎，恩！

（唱）劉德銘來張秀峯，你們兩反省沒反省？

臨行再三囑咐你，你却當成了耳旁風。

鄭村街上打死老百姓，違犯了軍紀罪非輕。

德銘：（接唱）

緊急行軍是命令，就誤行軍怎能行。

老百姓落後不給帶道，失迷方向誰繼承？

開槍本是嚇唬他，沒想到出了大事情。

團長：（接唱）

嚮導逃跑你想辦法，不應開槍打死他。

功勞苦勞你都有，醒悟程度實在差。

你把軍紀當玩耍，殺死嚮導罪太大。

主任：劉德銘，

（唱）平日批評教育你，你是不聽又不聽。

今天出了人命案，害別人又害了你自己。

（白）劉德銘同志，不要強調羣衆落後，羣衆再落後你也不該拿槍打死他，出發之前再三告訴你，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你為什麼一點也不檢討呢？

德銘：打死老百姓，我知道是我的錯誤，不過老百姓不跑我也不會開槍打。

團長：你不會把他捉回來，勸員解綽說好話嗎？

德銘：命令這麼緊，我怎麼有工夫上政治課。

團長：就是要你給他上政治課。

主任：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們今天是靠老百姓活着，靠着老百姓打勝仗，我們一切都依靠老百姓，沒有老百姓就不會有八路軍，沒有老百姓我們一天也活不了，我們不是常說嗎，殺敵似虎，愛民如玉，你把這兩句話忘了嗎？

德銘：我知道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上級給我處罰吧。

團長：你過去有很多的功績，不管你有多少功績，也不能說你置個錯誤的。你今天犯了法，紀律是不會饒你的，我知道你會後悔，但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這是旅部的命令。

（給劉德銘）

德銘：（接命令看後吃驚，表示後悔萬分）（打調）劉德銘，劉德銘，事到如今後悔晚了……………

（唱）

手捧着命令渾身打戰，不覺得一陣陣好不心酸。

劉德銘眼含淚並不是怕死，到現在才知道我罪大包天。

要能挽回壞影響，劉德銘雖一死也心甘。

團長：劉德銘同志，上級這樣處理，你有什麼意見。

德銘：我沒有什麼意見。

團長：對！這樣的態度很好，因為今天的問題很嚴重，這是脫離羣衆背叛人民的行爲，你的死，不但是對你的處罰，而且對全軍也是個教育。

德銘：報告團長，我決沒有怨言，服從上級的判決。

團長：對！去了以後要給當地父老死者的至衆，進行陪葬道義承認錯誤。

德銘：是！（對秀峯）走吧！小張。

（二人轉身要下）

主任：劉德銘同志，不給家裡寫封信嗎。

德銘：不寫了，沒什麼可寫的（走了兩步又轉回來）報告主任，最後有一件事情請求上級。

主任：什麼事，你說吧？

德銘：等我死了，希望主任給我家裡寫封信，就說我犧牲在戰場上了，請上級允許我家裡按烈屬待遇。

主任：好！這個我可答應你，保證辦到，你放心。

德銘：（從胸前摘下自己的獎章）主任收起來吧，（給主任）另

外要求上級，保留我的黨籍，允許我還是一個共產黨員。
主任：這事我個人不能答覆，須要交黨委會討論，還有什麼事？
德銘：沒有了。（翻過）（唱）

劉德銘低下頭淚流不止，思想起過去事好不悲悽。
劉德銘：雙淚並不是怕死，自檢討錯誤大難對上級。
走三步，退二步心神不定，首長視像父母爭捨難離。
團首長常批評，黨又教育，可恨我劉德銘沒有出息。
嘆自己功不大我罪不小，含雙淚離別了黨和上級。
劉德銘離別了團首長。

（白）首長教育的責任盡到了

（鞠躬而下）

主任：（對團長）我去執行命令，你爭取時間，抓住這個問題，在全團進行教育。

團長：對！你去吧。

（分頭下）

第 六 場

（死者的靈前擺着供盤，燃着香）

董妻：（內唱）心中常想八二年。

（董姐跟着董妻由靈堂裡走出來）

董姐：鳳舞家別哭啦。

董妻：（接唱）不該開槍打死人，孩子小娃無依靠。

不由我兩眼淚紛紛，越思越想越難受。

不如一死命歸陰。

董姐：（白）唉！鳳舞家你別哭啦。

董妻：（白）二姐。

（唱）懷抱着我的鳳舞（慘死），思想起兒的女，我好不傷心

，那裡來的野隊伍太不講理，他不該開槍打死人。

董姐：（唱）二弟妹呀莫淚，聽我言講，哭死你，我弟弟難以回還。八路軍不應該打死鳳舞：隊伍上任務緊請可原諒。

董妻：（白）一天家說八路軍可不許打人，不許打人鳳舞是怎麼死的。

董姐：你光瞞過人家隊伍上，可他要不跑人家也不準放槍。

老敬：（愁苦的上對姐）快叫你娘出來吧，別老啼哭啦，你看連飯也不吃，死了的死啦，活着的還不過日子了哇。

董妻：過、過什麼呀，家裡這個年幼的人都沒有哪，老的老小的

小。

董姐：別哭啦，我去叫咱娘去。（下）

董妻：（掩面而哭）

老敬：別哭啦，先拾掇點飯吃吧。

（董姐、母上場）

董姐：娘別哭啦，出來歇歇吧，

董母：（唱）哭我兒哭的我肝腸裂斷，鳳舞離世的我兩淚不乾。人人那都說是黃連苦，我的命苦以過川黃連，俺鳳舞是孝子聽說聽道，從今後俺二老誰來可憐。

董母：這日子可不能過啦，一家子都活不了啦。（哭）

董姐：娘！你別難過啦，死了你親兒子還有你親閨女呢，你長女嫁出去當兵去了，這好幾年啦我不是常往家嗎，以後我來侍奉你老人家，娘別哭啦，

董父：別哭啦，哭半天也不頂事啦，當當嚮導可怕什麼，夜裡黑家咱村當嚮導的，又不只是他一個人，人家都回來啦，誰讓他跑哇，軍隊上公事緊，就誤了人家的公事，人家不著急嗎？

董母：聽說給打死啦，我沒見過這麼利害的八路軍。

董父：人家不準是往死裡打來，就是吓唬吓唬，知道路上

他啦。

董妻：把人打死了，他們就走了他們別，人家家裡作多冤大難，他們連管也不管啦。

董姐：你先別着急，剛才村長不是說來呀，一會就會來人啦。

（村長上唱）

村長：（唱）隊伍上派來了張主任，要到董家來陪情。（白）隊伍上來給咱們陪不是來啦，把打死鳳琴的那兩個人綁來啦，你們誰也別哭啦，有什麼困難，咱們向上級提出來，有什麼意見也給他們個批評，哭半天人也不能活啦。倒叫咱們的同志們難受。

董父：對，不哭啦，該着壽命短，怎麼着也不行，一會人家來了誰也別說什麼，人已經是死啦，說什麼也沒用。

董母：人死啦，陪罪有什麼用啊，他們別來陪這個罪，陪半天罪我兒也是死啦。

村長：痞子，別這麼說，隊伍覺着對不起咱們，才來陪不是，你別說什麼難聽的話，讓人家出不了門。

董姐：你願說就說兩句，不願說就別說，反正咱們不給人家難聽的話，事情也不能廣怨人家軍隊。

董妻：不怨軍隊怨誰呀，平白無故的他會死嗎？

董姐：鳳琴不跑人家也不打死他，死就是死難睨，是你男人你難受，莫非我親兄弟我就不難受嗎，可是說來生來作成飯噎，鬧半天也是死了。

董父：人是死啦，一會人家來了，誰也不能說難聽的話，咱們是莊稼主，不能不講理，再說人家八路軍一天價東跑西顛的，也不是爲了他們自己個兒，都是爲咱們老百姓過好日子啊！（張主任帶衛兵數人，村長領着，押着犯人劉德銘、張秀舉上）。

村長：（介紹）這是被難的他父親董老叔，這是他娘，這是他姐

，這是他家裡，抱着的是他的小孩。

張主任：（恭敬而嚴肅的）大伯、大娘，（敬禮）我代表全體來向大伯大娘道歉，都怨我們教育不夠，紀律不好，發生了昨晚上的人命大事，我們實在是對不起大伯大娘大姐和大嫂，一切罪過都在我們身上，這是下命令開槍的劉德銘，那是盲目執行命令的張秀琴，我帶他們二人來向大伯大娘陪罪，到死者的靈前來陪罪。（示意劉德銘向董三陪罪）

德銘：（打鋼）叫道是大伯大娘大姐大嫂，我對不起你們呀！

（唱）劉德銘進董家心似油熬，眼含淚低下了頭細作檢討，軍民水鹽帶親如骨肉，可恨我沒有作到殺死了衛華，老大娘想他兒眼含淚，這位大嫂穿白襖染淚兩條，老大伯年紀老，沒有依靠，這一家人老和小，苦難熬，越想越思我的罪過大，殺人罪我怎能歸，雙膝跪在流平地，但願犯我殺千刀。

（白）大伯大娘，我真對不起你們。（哭）

老敬：（接唱）

董鳳舞，逃跑最不該，這件事你們不必掛心懷。

隊伍上行軍命令緊，這理道理我明白。

（白）同志們別爲這個事難受啦，事情錯啦咱就這一回，以後多加小心，雙方注意，同志們爲這個事，大遠的又跑回來了，我董老敬覺著真是担不起。

主任：（拿出銀票和錢）這是三！萬塊錢五百，小米，給大伯收起來等作出喪的補助費。

老敬：不要，我家裡也不缺，同志們別費心。

主任：不，老大伯收下吧，現下一定也是很困難的。

老敬：不收，不收。

村長：（接過）我先收下，回頭再給他吧！

主任：村長，人集合了沒有？

村長：差不多吧。

主任：咱們去開會吧。幹衛員，都綁緊了。

（幹衛員緊綁是劉、張下）

主任：大伯以後有什麼困難就提出來，我們向政府交涉，一定幫助你們解決。

老婆：行，行，同志們別費心啦。

主任：大娘，別難過了，你兒子死了咱們不能讓他白死，一定讓你老人家出氣，給你老人家報仇，（對村長）去吧！（二人急下）

董父：總算是不錯的，大遠的進人家又回來了一趟，一會兒開會還得當着全村人賠罪。

董母：賠賠罪有什麼用，賠賠罪我兒子也活不了啦。

董姐：煩別說了，你看人家多難受哇，幾個人也都哭啦，人家又給的錢又給的錢。

董妻：錢和錢有什麼用。

董父：別說啦，已經打死了，非讓人家償命不行啊。

董母：償命，咱也沒說讓人家償命啊，穿上軍裝了打死人還償命啊，咱是說以後這日子可怎麼過呀！

董姐：你們別說這氣話，你爹那二婚出去了好幾年不回家啦，你說也要出這口氣，事可怎麼着呀！

董父：天不早啦，弄點飯吃吧！

董母：我不吃飯，我吃不下飯去！

第七場

（羣衆多人上場）

村甲：（唱）隊伍上來了張主任。

乙：（唱）開大會來道款招集村民。

丙：（唱）都因為打死了董鳳姣，

丁：（唱）不讓上邊罵着難對鄉親。

戊：（唱）盡全心和全意的來陪罪。

己：（唱）八路軍和人民心上連心。

村甲：真是這事鬧大啦，說是隊伍上派來了鄧張主任，押着打死鳳舞的那兩人來陪罪啦。

乙：八路軍打死老百姓這真是稀少的事。

己：一天價錢軍民合作軍隊要護老百姓，講了半天把個老百姓給打死啦。

戊：你還不知道那來的事呢，就齊羅巴念道，人家軍隊有公事在身，讓鳳舞帶道，鳳舞逃跑，人家有不打他呀。

己：跑就該打死呀，你跑跑我打死你行啊？

戊：你是幹羅巴什麼的？你打死我，人家上前線打仗去，就換了時間打了那仗，你担的起來呀。

村甲：你們別爭吵啦，反正說半天打死人是不對。

戊：我也沒說打死人對，反正不能廣怨八路軍，夜裡我也帶路去來，怎麼我沒死呀，人家還給了我幾個饅頭吃呢，他要罵我過。

丁：其實董鳳舞，這人也是該管的，那時候公差勤務他也不提。

己：不顧護公差勤務的多着呢，照你說的都該打死嘛。

丁：我沒跟你說話，你找尋我。

己：反正說到天邊上去，八路軍打死人是不對的。

戊：我也沒對呀。

丙：瞎吵，這們吵得，一會開會看看怎麼處理吧。

己：怎麼處理，道個歉就羅巴倒算，你還要出什麼尺寸來了哇。

甲：說是還帶來了糧食餉給了董家呢，還帶着打死鳳舞的那兩個人去向董家賠罪來呢，說是饅頭下跪的。

丁：我看算是不錯，大遠的人家又回來一趟，總算是對的起董家，要是早先那國民黨的軍隊，打死人了別說給你道歉賠罪，你連敢言語都不敢哪。

乙：這個事不會償命吧？

戊：不會！這又不是故意打死的。

乙：可是那兩個綁的挺緊，我看不看好。

甲：不看好也償不了命，反正！坐坐監獄。

（後台鑼聲起）老鄉親們村東開會去了。

（楊老太太、孟老太太上場）

楊：這又是開什麼會呀！

孟：又是鬥爭大地主啊。

村甲：你們淨想着鬥爭大地主罷？問道款大會。

楊孟：給誰道歉哪？

村甲：夜裡個軍隊上不是把鳳舞打死啦，今個道歉來啦。

楊：哟，大遠的，人家又回來啦，可真強啊。

乙：看，大娘來咧，來咧。

楊：哟，還五花大綁哪。

孟：你看綁的那個緊勁，俺一見這個，吓的心裡就哆嗦，俺那小子出去了好幾年咧，你說要出個錯可怎麼着。

（村長及張主任、犯人等上場，亂七八糟交頭接耳）

村長：（咳）老鄉親們都坐好開會了，……

（村民都集中坐起來）

村長：注意啦，別說話啦，今天是開的道歉大會，咱們大家要好好聽着，請張主任講話。（莊莊歡迎）

張主任：各位老鄉親們，昨天我們隊伍由這路過，不幸打死了你們村的董舞鳳，今天我代表渡洲部首先向老鄉親們賠罪、道歉、承認錯誤。（敬禮）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手裡拿着的槍，是保護老百姓的，可是這兩個同志拿着打敵人

的槍，打死了老百姓，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饒恕的錯誤，這個罪過完全是在我們的身上，這是主犯劉德銘，（指）宛平縣人，二十四歲，在四裡担任隊列員，下命令開槍打樹膠的就是他。那一個叫張秀峯，二十一歲，當通信員，隊列員叫他拿槍打樹膠，他就盲目的執行命令，打死你們青年董鳳舞。下邊叫他自己檢討自己的錯誤。

德銘：（難過）鄉親們，我對不起你們，我對不起武家，我是個罪人，我不該發命令打死董鳳舞，這完全是我的錯誤，我要求鄉親們制裁我吧。

秀峯：我張秀峯向老鄉親們承認錯誤，我不該聽隊列員的錯誤命令打死董鳳舞，我作了殺人之事，要求制裁我吧。

張主任：鄉親們，他們的自我檢討，你們也都聽見了，他們參加八路軍的日子都不少了，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對於軍紀，對於羣衆紀律，不是不知道，出發之前又再三囑咐，上級對他們盡到了領導教育的責任，可是他們明知故犯，以至於發展到現在這樣子，上級爲了鞏固整個軍民關係，要爲了嚴明軍紀，決定就地正法，衛兵，拉出去。（摘帽子扯臂章拉下去，羣衆都紛紛議論，緊張萬分，最後有兩個人退下。）

羣衆：可不能槍斃呀！（羣衆松口起來）

張主任：老鄉親們，坐下，坐下不要亂。

村長：老鄉親們，坐下，人又帶回來了。

（羣衆們又稍停下來，只有兩個老太太在犯人身旁）

張主任：大娘，你們離這兒遠點吧。

孟母：不，我就在這，你們要槍斃他們，就先槍斃了俺們。

張主任：大娘，這是上級命令，非殺不可。

楊母：我不管上級下級，毛主席來嘍，今天也不能槍斃人。

張主任：（立在凳子上）老鄉親們，大家冷靜點，不要動感情，

整個軍民關係要緊，部隊內部有這三個害群之馬，是會影響咱們軍民關係的。

（農主、村長、村戊、王大伯圍着張主任求情）

老王：張主任，打死黃鳳雛，這不能怨他們，他也不是故意打死的。

張主任：不管他故意不是故意，一點也減輕不了他們的罪過，反正把人打死啦，殺人的就得償命。

村戊：主任，你把這兩個同志槍斃了，黃鳳雛就算活啦，還不是白白搭上兩個同志的性命，要把這兩個同志拿的前綫上去，多殺幾個頑軍比殺了他們強不強。

王大伯：咱們前方打仗有多少人也不够用，可不能槍斃他們呀。

村長：主任，咱們拾敵人打半天仗，也不準死兩個同志，你就忍心平白無故的，把這兩個同志殺了哇。

村戊：主任，要死讓他們死的前綫上去，殺幾個頑軍兵再死，那樣死的倒有價值，比自己殺了自己的人光榮。

農主：（喊）要求張主任，答應鄉衆的要求，不要槍斃他們，讓他們上前綫去立功。

張主任：我謝謝全村父老們的好意，對我們的熱愛，對我們的原諒，可是劉德路這種軍閥主義是不能原諒的，他吃着老百姓的喝著老百姓的榨著老百姓的，老百姓把他恨來恨去，他反來把老百姓咬一咀，他還不成了老虎了嗎？大家留著這個老虎幹什麼，還要他來傷害我們嗎？

村長：主任，事情已經弄清楚了，咱們前方打仗，隊伍上任務緊要時候要趕到，老百姓們應該領事道。

張主任：今天不是檢討你們，主要是嚴明了隊伍紀律，八路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八路軍的父母，兒子犯了父母行嗎？還是沒有良心的忘了本的人，我們不能原諒他，衛兵拉着走。（衛兵拉開下場，黃鳳和少數人拉着其餘的人

裁住)

羣衆：走不了，裁住。

農主：(喊)我們愛護我們的子弟兵。我們原諒我們的子弟兵。他們有錯誤讓他們來改正，他們犯了法讓他犯罪去立功。

德銘：(打圓)咳！父老們休要講情，劉德銘我好慚愧……

劉德銘未開言淚往下掉，靠一聲父老們加聽我學。

並不是劉德銘胆小怕死，父老們感動我心似火燒。

我本是八路軍革命幹部，殺嚮導犯軍紀罪難逃。

咱上級判死刑我情甘願意，父老們請散會別再求饒。

(楊哭給孩子擦淚)

楊母：傻孩子你少發話。

張母：孩子別哭啦，有大娘在這兒，你死不了。

王大伯：主任，這麼些人給你說好話，你就一點情面不留留哇，同志們有了錯了以後改過，這次饒了他們，以後再有這樣的事情，俺們老百姓也不肯饒他們。

張主任：老大伯，不是我不留情面，這是上級的命令，這樣嚴重的錯誤，咱們不能輕意放過去，這樣會放縱了他們，今天執行槍決，不但對他們是剴切訓，也是對整個八路軍的教育。

王大伯：主任，你們糊塗時，咱們自己殺自己的人可該國民黨終話啦，他們只恨八路軍不死，這樣一來不種了他們的心。

村戊：咱們逮住敵人，抓住俘虜還能寬大呢，難道自己的人犯點錯誤，就不能寬大了哇。

孟母：主任，俺兒子是箇八路軍，打日本打了好幾年啦，打老蔣也打了好幾年，他要死的前線上我倒光榮，而，前一位要出這麼個錯，這樣死了，可就心痛死我了。

張主任：大娘，你的兒子不會作出這樣的事來。

老王：張主任，你招集村民大會，許老百姓們提意見呀。

張主任：許提意見哪。

老王：老百姓愛護八路軍，老百姓不讓你殺他們，你爲什麼不答應老百姓的要求呢？

主任：老鄉親們，咱們愛護那真正和老百姓一家人，保護老百姓過太平日子，看着老百姓像親爹娘一樣的八路軍，你們爲什麼要護送這殺害老百姓的八路軍？

老王：他們是一時的過錯，以後改過自新不行啊？

村長：主任你的用意我明白了，你是怕政治影響太壞，……張主任我保證在村裡監視把這個影象挽救回來。

張主任：只有執行槍決，因為我們是人民的軍隊。

農主：（喊）人民的軍隊要聽人民的話，要接受人民的要求，不要殺他。

張主任：（沉片刻）我跟大家沒法講道理，天不早了，暫時散會吧，回頭再開。

羣衆：不散，不散。

村長：保不下來不散會，堅持三天三宿也不走。

衆：對！（張主任沉默半晌）

張主任：這樣吧，大家先回去吃飯，你們選出個代表來，咱們慢慢的談。

羣衆：不行！不行！俺們都是代表。

村乙：（跑上）董大伯家一家子都來啦。

羣衆：對，這就好說啦。

（董家全家上場）

董父：張主任在那，張主任在那，我聽說要殺劉德銘，我全家大小前來求情，我的兒子已經死了，再殺他們兩三個十個八個，我的兒孫孫也不能還陽，死了一個不能再死兩個，再殺前方正在打仗用人很多，千萬不能殺了他們。

董母：主任在搞昇平，這兩個同志可殺不的呀！

張主任：大伯、大媽，劉德銘殺了你兒子鳳鳴，他的你們全家哭哭啼啼，剩下這老老少少的，以後的日子難過，他是你們的仇人，別給他留情面，快回去照料屍首去吧。

董父：死的他已經死了，先救活的妻兒，張主任你死不歸他們俺一家大小也不回去。

董姐
董嫂：看着俺董家的面子饒了他吧，

張主任：他們是殺人的兇手，他們是殺人的罪犯，上級已經下了命令，就地執行槍決給死者償命，給死者出氣。

董心：主任，他剛給鳳鳴沉仇沒恨，他們也不願打死鳳鳴，他們是一時的事，讓他們以後留心就行啊，千萬不能槍斃呀！

董父：槍斃他們不是我的心意呀，同志們任務在身命令緊急，我死也要死個明白，只要他們上前幾多步頭開槍，把蔣介石打倒，老百姓有個太平日子過，鳳鳴雖說死嘆，我董老死也高興的。

張主任：大伯不行啊，他們罪過罪非常嚴重，不能饒了他們的。

董父：親的是我兒子，仇的是給我兒子償命，你個人交給我，我帶回家去，我勸我媳婦高抬貴手，這裡沒有你們的事啦。

張主任：不行，上級命令就地執行槍決。

董父：不行，他們把我的兒子打死了，我這麼大年紀，相依為命，這人侍候沒人孝順，死了沒人披麻帶孝。俺二老沒人可憐，我們把他們認爲乾兒，將來好養老送終。

董姐：主任，你可憐可憐俺二老慈娘這麼大的年紀，把他們饒了，以後在俺爹娘面前好好行孝。

董母：主任，你開恩吧，得修這一家人男小女，以後日子困難，把他二人認成乾兒以後挑家理啦。

主任：大伯大娘，以後你們的生活，我們照顧，決不讓你們爲難受罪，這是上烈的命令，我不敢作主，傷兵，拉着走。（打着下，羣衆紛紛蹲下轉回來）

僉主：（喊）張主任多多開恩，答覆董家的要求，認成乾兒義子，以後養老送終。

董父：主任，俺董家大男小女，扔下屍首在涼不涼，幫到金場給他們求情，好話說了不知多少，你就一點情面也不留。（哭）唉！（打調）

叫聲主任多多開恩，俺全家信你跪下了。

（唱）全家人跪在了地坑中，給主任面前求人情，跪平地不爲別的事，爲的是饒了劉德銘，八路軍。俺也開學，幾年來日子好過不受窮，沒有八路軍俺要窮，那有劉德銘一狂到了冀中，劉德銘殺人如過雞犬，俺地前跪去求功，將功折罪辦法好，叫他收過這英豪。

董父：你要不饒他們，俺們一家子跪到黑也不起來。

孟母：你要不饒他們，我這抗屬老婆子也給你跪下了。（跪）

王大伯：主任，你要是不饒他們我也給你跪下了。（跪）

僉主：主任，你要是不饒他們，俺們三村的羣衆都給你跪下了。

（跪）

主任：（是誰誰也不起）唉！（打調）父老們跪起來，我是招待不起呀。

（唱）父老們跪面前，我心中感動。

老百姓愛軍話，父母般同。

親生子女殺死，不記仇恨。

把仇人當親人，苦苦求情。

我若是放大胆答覆希望。

又恐怕回族部首長批評。

千難萬難難死我，兩條道兒我敢直行。

(羣衆在過門中加白)

「不饒他們，俺們跪死也不起來。」

父老們跪的我心中難受，

我可是答應不答應。

事到如今無其奈，我只得暫時准下人情。

(白)「俺鄉們立起來吧，我今天暫時不殺他們，可是我們需要把他們帶回去，請示上級處理。」

羣衆：不行，不行，不能帶走。

董父：饒也得饒，不饒也得饒，先把繩子解開，(董父、母幾個小夥子闖上去把繩子解開，張主任、衛兵拉，但終於沒有攔住)

楊母：(拉着劉、張，)傻孩子，快給你爹你娘磕頭吧。

劉、張：(跪)爹娘(磕頭)哎！(打調)父老們恩重如山，親如父母，劉德銘、張秀峯感恩不盡哪。

德銘：(唱)劉德銘跪下好似作夢、
連忙把，爹娘叫了幾聲，
兒有罪，你不殺，情深意厚，
把罪人，當作了，自己親生，
二爹娘，眼面前，立下大誓，
從今後，要改過，如同再生，
爹娘面前，兒行孝，俺們仨好像二老親生。
轉面來，對父老，把話講，
犯罪人，我有話，說從前，
過去我，淨說是，獄衆落後，
到如今，比一比，我好害羞，
羣衆們，寬宏，肚量大，
看軍容，真好像，親骨肉，

劉德銘本來是將死的鬼，父老們說情面由死回生。(叩頭)

：感謝秦父老）戰場上，立大功，以作報酬。

董父：孩子們，跟我回家。

董母：（告訴組妻）你們快回去給他們先作點飯吃。

組妻：嗯。（急下）

張主任：不行大伯，人我得帶回去。

董父：帶回去，你要養了他們怎麼辦。

張主任：我保證不養。

羣衆：跟他立下字據，再帶人走。

董父：人是我們了，你立下字據再帶人走。（對董母）你先領着他們倆回去吧。

董母：走吧，孩子回家吃飯去。（領下）

張主任：（追羣衆們拉住）不行帶走他們。

董父：你給我立下字據再帶人走。

張主任：我給立下字據。

董母：給你們立字據不行，也得給抗屬們立下字據。

村長：也得給村幹部立下字據。

張主任：（考慮）好！我給你們立下四個字據，可是我要求你們一件事，也要寫四個保狀，我好交待上級。

羣衆：行，給你寫四個保狀。

董父：只要人保下來啦，十個八個保狀也沒有什麼。

村長：走，咱們現在就去寫吧。

羣衆：走，走。

張主任：老鄉們，我有兩句話，董鳳舞死啦，董大伯家裡現在沒人做活，希望村裡多幫助著大伯解決困難，回頭我們向政府商量一下，把董大伯家裡按抗屬待遇。大家有意見沒有

羣衆：沒有意見。

村長：主任怎麼說怎麼好。

農主：主任你放心，軍火怕啥？一切困難，村裡負全盤責任，你們什麼也不用費心，前線上安心打仗去吧。

主任：今天這個會，對我們部隊上教育非常大，教育了劉德銘、張秀峯，教育了每一個戰士，也教育了我，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應當愛老百姓，可是在這一點上作的不够，父老們愛護我們像親生子女一樣。我們同志以後要拿今天的事情教育我們每一個戰士，讓他們好好記牢。父老們對我們的貢獻大呀，我們保證繼續服侍我們的軍隊，以後我們改正缺點，加強軍民團結，集中力量，消滅蔣介石的軍隊。

村長：今天這個會，也教育了俺們，軍隊是順着人民的軍隊，打仗又爲的是人民，今後咱村既能和城方幹部取得支援，幫助軍隊解決一切。

農主：是捨得架，是捨得彈，不管是什麼吧，咱們都得挺勇敢，不叫軍隊受難，前進不是俺的咱們自己呀？

群眾：對！對！軍民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喊）

主任：現在請劉回去，嚴劉德銘、張秀峯、張秀峯，把董鳳舞送到境上，咱們大家也幫助董大伯料理喪事，給風葬埋。大家說行不行呀？

群眾：行，行，走，走，走！（齊下）（閉幕）

骨肉親

編者 王林傳鐸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冀中總分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冀中總分店

分銷處 保定、辛集、河間
安國、鄭州、儋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再版

1—5,000

100
100
266

20

43